

新诗艺术论

刘 静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艺术论/刘静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6

(学林文丛)

ISBN 7-5034-1521-5

I.新... II.刘... III.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3971号

责任编辑:张丽 封面设计:刘梁伟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印别: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邮编:610000

装订: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邮编:610000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8 字数:220千字

版次:2004年8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16.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序一：

为有源头活水来

刘静的《新诗艺术论》即将出版。这是一个好消息。《新诗艺术论》是刘静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对于她的学术生涯是具有别一番意义的，我愿意向她表示祝贺。

这本书的构筑大概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关于诗歌作品的考察，对《女神》艺术成因与日本文化的关系作了全面的梳理。第二个板块是关于诗人群的论述，涉及“九叶”诗派、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后中国诗歌会、“七月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等。第三个板块是关于诗歌文体的研究，对微型诗的发展历程和艺术特征，以及抒情诗意象艺术作了深入的探讨。

2000年刘静到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做过我的访问学者。她还没有到我这里来访学的时候，我就读过她的关于“九叶”派的论文，比如，《学术界》上发表的《“九叶”诗派的艺术个性》，《东岳论丛》上发表的《“九叶”诗歌的意象艺术》，《上海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九叶”派诗歌的现代化探索》。等等。有的文章还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她对“九叶”似乎情有独钟，研究热情也比较持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九叶”派一直是诗学界的关注中心之一。这不仅仅是为一个流派正名，也是为当下的中国新诗寻求发展路向。所以，它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很重大。刘静从多个角度去打量“九叶”派，提出自己的见解，是可贵的。

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后中国诗歌会等诗人群的研究，则是刘静参加武汉大学承担的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近百年新诗流派史研究”的成果。这个项目的主持人龙泉明是刘静的师兄，他的经过长期修改的博士论文《中国新诗流变论 1917 - 1949》199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刘静对自己所分工的几个诗人群的考察的确别具匠心。

去年刘静到了扶桑之国，在日本帝国大学之一的九州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岩佐昌璋教授。说来凑巧，岩佐是我的老朋友，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他的汉语很棒，对中国新诗尤有专攻。《女神艺术成因与日本文化》就是刘静访学的成果。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日本导师的治学特色对她的影响：重原始资料，重实证。重考据，无一字无来历。文学研究的突破，首先要仰仗方法论的突破。中文专业出身的人。很容易受到中文系长期形成的程式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而使自己的研究缺乏生气和活力，缺乏求新求变的锐气。因此，在方法论上能多几个参照系，由一维参照到多维参照，对于刘静，我以为不能说不是件好事——这是她的继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刘静的新诗研究总是处在动态中——不断更新。不断发展，不断提高。这出自她的勤奋——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不断创造新的境界。这使我想起宋人朱熹的那首《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刘静涉猎的领域是现代新诗史，也就是说，她的研究重心是治史——建国前的新诗发展史：五四运动以后到 1949 年的诗人、诗

作、流派。新诗发展史是诗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这就需要一方面有诗的激情和感悟力,另一方面有科学的冷静和客观态度。刘静正好兼备这两种品质。她热情诚挚 - 专业功底扎实,研究问题深入。我以为,她的前程看好。我希望能更快地看到她的第二部、第三部著作。

是为序。

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教授 吕进

2004年4月

序二：

序《新诗艺术论》

刘静来电话催我给她的著作《新诗艺术论》写序。其实她早就把稿子寄来了。我因工作太忙，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拜读，只能拖拉。可她说书现在到第三校了，只等我的序。听到她恳请的声音，我决定写她在日本我研究室时的回忆，把它算作序吧。

刘静去年九月从重庆到日本福岡九州大学大学院语言文化研究院来进修，她是以本院访问研究员的身份来的。院里给她在图书馆里提供了一张专用的桌子。她一直呆到今年三月底才离开福岡。她的研究领域是日中诗歌美学比较之类。开始她订的研究计划范围很大。我说时间短 做不了那么多，计划要“小而精”。她于是把研究题目集中到两个：一个是研究郭沫若《女神》的背景问题，另一个是研究日本普罗诗派作品以及理论，并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比较。

我一直对中国某些年轻学者的研究有点看法，也许是偏见。那就是他们太喜欢高谈一些华而不实的理论，不太重视史料求证。资料不重要吗？它确实是辛苦的工作。在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耗费时间，而不一定能出什么辉煌夺目的学术成果。查了一百个资料也许才能写出一篇学术报告，这需要耐心，需要一种奉献精神 and 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学术界都承认这项工作重要，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立论的依据，可是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这项工作。既然如此，年轻学者喜欢搞理论，不太愿意埋头于资料考察，便不

足为奇了。只是我担心这样下去，将对学科发展不利，而且，我坚信写一篇没有价值的（比如汇集前人所说的东西，整理前人的研究结果的“论文”不如积累、钩稽前人没有发掘或论及的史料 厚积薄发 为后人、为学科建设发展做贡献。

刘静来我这儿以后 我跟她谈了几次这个问题 劝她在日本期间扎扎实实做一些资料工作，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她接受了我的想法，选定了两个题目。一是大正时代日本掀起的两个文学热——“泰戈尔热”和“惠特曼热”的实际情况的调查和梳理。二是日本普罗塔利亚艺术运动与中国 30 年代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师承关系考察。她开始钻进图书馆跟大正时代的《朝日新闻》微型胶卷和显微阅读器搏斗，收集了不少有关泰戈尔访日的纪录。那时的文章都用假名旧用法写的，正确解读需要有相当高的日文水平。她勤奋用功，借助工具书和我的研究生的帮助 克服重重困难 翻译了《朝日新闻》的有关文章 弄清了泰戈尔热的社会背景。我第一次表扬了她。我们九州地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要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刘静当然成为这个会的常客了。去年十二月的例会，我们请福建社科院刘登翰教授和重庆工商大学刘静副教授讲演。刘静在会上讲了《泰戈尔热在日本》，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至于对惠特曼和普罗诗派的调查，我察觉没有对泰戈尔的调查深入，时间不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本著作的第一个板块里，我看到了她在日本进修的一部分成绩。这当然让我高兴。我祝福她，希望她更上一层楼！

日本九州大学语言文化研究院教授 岩佐昌暲

2004 年 5 月 17 日 于六本松校园

目 录

序一 为有源头活水来 / 吕进 1)

一序刘静《新诗艺术论》

序二序《新诗艺术论》 / 日本 岩佐昌暲 (1)

一、文本考察

《女神》艺术成因与日本文化 / (2)

二、诗群扫描

新诗现代化的沉思者 / (41)

诗坛红色风暴 / (87)

战火中泣血呐喊的诗神 / (130)

营造形式规范的纯诗族 / (173)

三、本体探索

微型诗 以简化方式向我们走来 / (213)

抒情诗意象特征及组合 / (222)

主要参考书目 / (233)

后 记 / (235)

文
本
考
察

《女神》艺术成因与日本文化

20世纪初,《女神》以惊世骇俗的艺术品相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诗歌美学发生激烈的对抗与冲撞,其卓然独步的雄姿震撼了新诗坛。但郭沫若最初作诗的直接诱因却很简单,与日本姑娘安娜的恋爱爱情带来了创作的激情与灵感。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诗人“虽然闻听了他们的风声却不曾瞻仰过他们的实际”,《新青年》杂志在1920年回上海时才得以阅读。当时诗人的唯一国内刊物是《时事新报》,订于1919年9月。^①而《女神》创作始于1916年初夏。没能直接沐浴“文学革命”春风的留日学生郭沫若自然也没有加入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冰心们“自古成功在尝试”的积极文体建设大军。所以在创作之初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符合国内的“白话诗”要求:“我第一次看见的白话诗是康白情的《送许德珩赴欧洲》(题名大意如此)是民八的九月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上看见的。那诗真真正正是白话,是分行写出的白话,其中有‘我们喊了出来,我们做得出去’那样的辞句,我看了也委实吃了一惊。那样就是‘白话诗’吗?我在心里怀疑着,但这怀疑却唤起了我的胆量。我便把我的旧作抄了两首寄去。一首就是《鹭鸶》,一首是《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②就这样,在与五四文体建设步伐几乎脱轨的情形下,郭沫若以《女神》辉煌崛起。他创作的借鉴与参照是什么呢?郭沫若曾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自叙《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等早期诗歌,“在过细研究过太戈

尔的人，他可以知道那儿所表示着的太戈尔的影响是怎样地深刻。”又说：“在我自己的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太戈尔的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惠特曼的影响才奔放起来的。”④泰戈尔和惠特曼是对《女神》艺术形式和风格形成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这得益于日本的“泰戈尔热”和对于惠特曼的推崇。

一、泰戈尔文名风行一时 与郭沫若结缘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 - 1941) 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教养的家庭。1878 年去英国学法律，后转入伦敦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泰戈尔童年时代即崭露诗才，他的爱国诗篇《给印度教徒庙会》1875 年发表时，年仅 14 岁。1880 年 19 岁的泰戈尔成为职业作家。1881 至 1885 年，他先后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和《晨歌》，还有戏剧和小说等作品。这些早期作品表达了诗人“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抒发了青春的欢乐，描绘了大自然绚丽的风光，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形式上打破了孟加拉传统诗歌的格律，创造了新的韵律，引起读者注意。1912 年泰戈尔自己从几个孟加拉语诗集选择 100 多首诗歌，翻译成英语，取名《吉檀迦利》。他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侧重表现的是人性、爱情、母爱，以及充盈他哲学思想的神秘主义，给人朦胧的难以言传的美感，赢得了世界声誉。1913 年诗人出版《园丁集》，较多地融进了青春时代的体验，细腻地描叙了爱情的幸福、烦恼与忧伤及其理性的审视和思考，可以视为一部闪烁着哲理光彩的青春恋歌。同年出版的《新月集》是诗人历经人世沧桑之后，从睿智洁净心灵唱出的天真的儿歌，诗人熔铸儿时的经验，借助儿童的目光，营造了一个晶莹的童话世界。而深达的哲理，则时时从童稚的话语和天真的画面中流露出来。智者的心灵与纯真的童心在《新月集》里达到了最好的融合。

在 1916 年欧洲正大打世界大战之际，泰戈尔飘洋过海访问当时尚未参与战争的美国和日本，作了许多演讲。他的演讲后来汇为《民族主义》（又译为《国家主义》）一书出版。1919 年印度掀起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寻求民族解放道路，他走遍五大洲，发表演讲和创作政治抒情诗。1924 年他访问中国，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认为“在亚洲，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他喜欢日本文化，先后五次访问日本，但当日本侵略中国时，他多次公开严词谴责日本法西斯，发表了与日本文坛的绝交信。

泰戈尔 1941 年 8 月 7 日在加尔各答逝世。一生共创作了 50 多部诗集、12 部中、长篇小说、100 余篇短篇小说、30 种以上的散文著作、20 余种戏剧，还有大量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论著和游记、书简等。此外，他还是位造诣颇深的音乐家和画家，曾创作 2000 余首歌曲和 1500 余幅画，其中《人民的意志》已被定为印度国歌。在 60 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继承了印度古典和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吸收了欧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营养，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一代文化巨人。

郭沫若是如何走近泰戈尔的呢？在《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中郭沫若自叙：“我知道太戈尔的名字是在民国三年。那年正月我初到日本，太戈尔的文名在日本正是风行一时的时候。”^⑤可见泰戈尔的文名在日本风行一时是中国这位留日学生得以与泰戈尔结缘的前提条件。

1913 年泰戈尔的著名诗集《吉檀迦利》在英国出版，“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此项荣誉的第一位东方作家，世界刮起泰戈尔旋风。印度人把他奉为“诗祖”，许多国家的人们尊他为“诗圣”和“诗哲”。日本也不例外。当时对于泰戈尔作品的阅读和研究几乎遍及日本有一定规模的大学，以下调查资料可以

说明这个问题。

日本大学图书馆馆藏 1913 年版泰戈尔英文作品

书名	图 书 馆
<p>《Gitanjali (Song offerings)》〔吉 檀伽利〕</p>	<p>一桥大学附属图书馆、横浜国立大学附属图书馆、关西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府立大学附属图书馆、金泽大学附属图书馆、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昭和女子大学图书馆、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和国际・教养系图书室、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图书室、同志社大学综合情报中心、富山大学附属图书馆、北海道大学附属图书馆、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丽泽大学图书馆</p>
<p>《The crescent moon》 〔新月集〕</p>	<p>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昭和女子大学图书馆、大阪女子大学附属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明星大学日野校舍图书馆</p>
<p>《The gardener》〔园 丁集〕</p>	<p>金泽大学附属图书馆、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昭和女子大学图书馆、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文学部图书室、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同志社大学综合情报中心、富山大学附属图书馆、福岛大学附属图书馆</p>

书名	图书馆
<p>《Sadhana : the realisation of life》 〔生命之实现〕</p>	<p>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金泽大学附属图书馆、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六本松分馆、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研究所、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秋田大学附属图书馆、三重大学附属图书馆、昭和女子大学图书馆、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新泻大学附属图书馆、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东京神学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图书室、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梅花女子大学·梅花短期大学图书馆、法政大学图书馆、北海道大学附属图书馆、明治学院大学图书馆、明星大学日野校舍图书馆、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丽泽大学图书馆</p>
<p>《Thirty songs from the Panjab and Kashmir》 〔来自潘洁泊和克什米尔的三十首歌〕</p>	<p>高野山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p>

日本大学图书馆馆藏 1914 年版泰戈尔英文作品

书名	图书馆
<p>《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吉檀伽利〕</p>	<p>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p>
<p>《The crescent moon》 〔新月集〕</p>	<p>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金泽大学附属图书馆、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图书室、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丽泽大学图书馆</p>
<p>《The gardener》 〔园丁集〕</p>	<p>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p>

书名	图 书 馆
《Sadhana : the realisation of life》 〔生命之实现〕	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
《The king of the dark chamber》 〔暗室王〕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精华大学图书情报馆、金泽大学附属图书馆、大阪市立大学学术情报综合中心、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昭和女子大学图书馆、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图书室、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富山大学附属图书馆、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
《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 〔伽毗尔诗一百首〕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附属图书馆
《The post office》 〔邮局〕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金泽大学附属图书馆、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昭和女子大学图书馆、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图书室、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富山大学附属图书馆、丽泽大学图书馆、梅光学院大学图书馆
《Chitra : a play in one act》 〔Chitra: 一幕戏剧〕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金泽大学附属图书馆、大阪市立大学学术情报综合中心、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拓殖大学图书馆、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图书室、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富山大学附属图书馆、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文学部图书室、明治大学图书馆、昭和女子大学图书馆、北海学园大学附属图书馆

日本大学图书馆馆藏 1915 年版泰戈尔英文作品

书名	图书馆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吉檀伽利〕	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
《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 〔伽毗尔诗一百首〕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金泽大学附属图书馆、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图书室、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同志社女子大学图书情报中心、富山大学附属图书馆、北海道大学附属图书馆、丽泽大学图书馆

日本大学图书馆馆藏 1916 年版泰戈尔英文作品

书名	图书馆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吉檀伽利〕	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
《Gitanjali and Fruit - gathering》 〔吉檀伽利和采果集〕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立教大学武蔵野新座图书馆
《Fruit - gathering》 〔采果集〕	大阪市立大学学术情报综合中心、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拓殖大学图书馆、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丽泽大学图书馆、昭和女子大学图书馆
《Sadhana : the realisation of life》 〔生命之实现〕	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同志社大学综合情报中心
《Hungry stones and other stories》 〔饿石及其他〕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昭和女子大学图书馆、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岛根大学附属图书馆、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

郭沫若阅读泰戈尔的作品并被深深吸引，正是在日本普遍推崇泰戈尔作品背景下的一个偶然机遇。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是这样叙述的：“但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中的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⑥也就是说，1915年上半年已进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的郭沫若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那么泰戈尔最早对《女神》创作产生影响的是那些作品呢？或者说在郭沫若开始新诗创作之前，具体读过泰戈尔的哪些作品呢？在《郭沫若诗作谈》中他回忆说：“当民国四年左右即已看过他的东西，而且什么作品都看，如象 *Crescent Moon*（新月），*Gardener*（园丁集 恋歌），*Gitanjali*（颂歌），*The Gifts of love*（爱人的赠品），*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伽彼诗一百首），*The King of Black Chamber*（暗室王一剧本）都已读过，但以后即隔绝了。”^⑦这一自叙是否符合事实？从日本大学图书馆馆藏泰戈尔英文作品的调查看，郭沫若提到的作品除《爱人的赠品》外，均有丰富的馆藏，《爱人的赠品》很可能是在以后读到的而误记了。^⑧

二、1915—1916年日本“泰戈尔热”

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郭沫若说：“当时日本正是太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因此我便和太戈尔的诗结了解不解之缘”^⑨。郭沫若与泰戈尔的接近这得益于日本“泰戈尔热”的文化背景。这在日本学术界表现为对泰戈尔学习和研究的极大热情。除如前所述他的英文作品外，1915年日本在一年内推出涉及泰戈尔诗歌和论文的翻译、传记、哲学和文艺思想的论述等方面的著作17部，足见当时